



湧幢小品

二

15
88
1





朱文肅公纂

# 湧幢小口叩

本府藏板

湧幢說

猶之乎寓也而性好動

東西南北無不之矣動而迂

僻無所諧願好寤則煙霞

泉石無不守矣寤而冥心未

透縣解實難計必有所寄

門 88 卷





則形影神情無不適矣撫孤  
松而結廬尋雲水而泛宅皆  
所寄焉以適其適是未易言  
也惟鳥有巢山居者亦曰巢  
巢斯足矣何言乎幢幢與巢  
不相蒙也而偶然象之因以

為號此非佛氏之說而朱氏  
之說也蓋求其所謂結與泛  
者皆不可得則以意起焉  
拆木為亭有角之面六  
面之牕四銳之若削覆之若  
束墊之若盤納涼則隨風映



日則測景收勝則依山依水  
依竹樹各因其便可卷可舒  
可高可下擇便而張出沒隱  
尤如地斯湧俄然無跡或曰  
力亭或曰雲峰或曰海市樓  
惟所命之而有人焉匡坐

其中不自量力整齊一切并  
取殘牘綴而補焉非經史非  
禪玄亦非諧稗用炙我口以  
為異珍也而卑田所不食以  
為殘瀆也而郇厨所未羅蓋  
亦古者遊戲之意焉而品斯



下矣夫廢退者以逃虛為上  
忘機次之晦迹又次之斯之  
未能為怨尤為誇誕大方所  
笑故寓之乎幢々不可著也  
則曰湧々不可幻也實之以  
品々有大非吾事也又有奇  
非吾辦也合竒與大前人為  
之非吾敢也姑舍是蟬鳴于  
高秋菌蕈于積腐然乎自然  
成其為湧而已矣

已未年八月題于黃洋墩之  
品水齋



湧幢小品自叙  
閒居無事一切都已棄擲獨  
不能廢書然家罕藏書即有  
存者鈍甚不善讀又不克竟  
至于奇古詭卓之調閱深奧  
衍之詞即之如匹馬入深山



蟻子緣磨角恍惚莫知其極  
與鄉也惟淺近之說人所忽  
去且以為可弄可笑者入目  
便記記輒錄出約略皆日內  
必存數則而時時嘿坐有所  
窺測問亦手疏以寄岑寂道  
遙之况因思茂先博物崛起  
東西京之後別開一調後之  
作者紛紛皆有所觀而唯段  
少卿岳總領最為古雅至洪  
學士容齋劄為隨筆數至于  
五下遍士林上達主聽我



明楊修撰何侍郎陸給事王  
司寇擴充振護別自成書此  
皆以絕人之資投山放海之  
客為野蔬礪草之嗜雖畸雜  
兼收若無倫序而中間根據  
條理要自秩然固非探形影  
襲口吻以亂視聽者比其意  
微而其致固已遠矣余之無  
當明甚然千金之鼎烏獲可  
舉孺子亦奮臂也大牢之味  
王公能羞田畷亦垂涎也執  
筆自韻仰視容齋欣然有竊



附之意焉間示一二館師與  
兒子輩資譚詭題曰希洪昏  
眊之餘理耶棼耶澄耶渚耶  
皆不自知蔓花舒咲于名園  
蛙部鼓吹于天籟我用我法  
此亦散人之一快而又念洪  
亦未易可希將使人有優孟  
之誚會所創湧幢初成讀書  
其中潛為之說遂以名篇其  
曰小品猶然雜俎遺意要知  
古人範圍終不可脫非敢舍  
洪而希段也



虬菴居士朱國禎題

跋

是編起己酉之春至辛酉冬  
月積可三十餘冊凡經稗海  
諸書所載行于世者都不敢  
錄然耄而忘隨汰隨忘又不  
可勝計要以見意澹宕自喜



而已生平原無文又絕無著  
作間舉筆并其稿失去以為  
常即此亦時有散佚而存者  
尚多會赴十餘冊以歸軒或  
召檢出節為三十二卷付之  
粹歷年山居工夫上不用之  
道德下不用之文章而僅求  
得此子不云乎博矣猶賢乎  
已夫聖人之所輕後人之所  
習曰手談曰坐隱何等自在  
余此好故自不減柰老去僅  
可終三局一切緊關事皆憤



憤不理而反耽此不足紀之  
語不足傳之事積此不足有  
無之續雖于心思初無所費  
可免枯木蛛絲之誚要以少  
費紙墨重為梨棗笑又或者  
更因此取笑取憎于人豈非

于生拙計垂老而更甚者乎  
方割裂時如蜂採花亦自有  
味既成閱之等于嚼蠟又幾  
欲毀去夫人心亦何常之有  
喜則茹之歎則吐之天下事  
皆如此并付之流雲逝水可



矣  
壬戌年九月題于西郊之曠

俗趨傳跡不心  
不遇放關深  
夢異人  
五色雲  
明興偈識  
沐公生本  
照世杯  
視朝賜食  
用諫擲書  
小山泉  
揣隱微

湧幢小品目錄卷之一

太白神

五色雲

洪武昌

明興偈識

心事記

夢異人

渡江生子

沐公生本

御劄

照世杯

陞赦忠喬

視朝賜食

象鼻巖

用諫擲書

揣隱微

小山泉



好殺必殺

不經之語 二則

建文軍令

凱旋之盛

朱衣人

召治水

械僧報効

功德寺

捷虜徵應

奉侍虜中

宮妃

山陵絲雲

祀廟石函

御膳進素

武皇聖明

王女兒

繼續祥瑞

黃衣陞辭

廟池浮物

時玉

芝草

桃降

祥雲

西苑農壇

駙馬封侯

中宮廢立

訛言驚走

康懿被召

對上雅語 二則

海榴鬢

購香

買珠

戎服出郊

大鬧 二則

御筆題詩

御筆改字



御號

獻俘

出閣

三則

藥王廟

東宮

聖諭

湧幢小品卷之一

湖上朱國禎輯

太白神

太祖定鼎金陵凡十二年用小明王龍鳳年號小明

大王既殂改明年丁未為吳元年正月有省局匠對

省臣云見一老人語之曰吳下即位三年當平

一天下問老人為誰曰我太白神也言訖遂不見

省臣以聞上曰此誕妄不可信也若太白神果

見常告君子豈與小人語耶今後此事涉怪誕者



勿以聞至十一月 上夢人以璧置于項既而項肉隱起微痛疑其疾也以藥傅之無驗後遂成骨隆然甚異

### 五色雲

太祖克婺州下令禁戢軍士剽削有親隨知印黃某取民財卽斬以徇民皆按堵城未破先一日有五  
色雲見城西氤氳如蓋城中望之以爲祥及城下乃知爲 上駐兵之地山此觀之諸書所載靈異要必不誣而 上自製西征記尤爲炤灼大平陣

上之龍石灰山伏兵之雨皆應之俄頃間班彪曰神武有徵應亮矣

### 洪武昌

洪襄惠之祖名武昌居會稽縣東門外社有迎桑神祈賽者暮寄赤石夫人祠武昌持杖大詬曰疾風暴雨不入寡婦之門神雖土偶可男女混耶悉爲擊碎社中惡之相許以爲名犯年號達於京師時 高皇初定鼎建號問知其祥直武昌且曰是朕興之兆也賜名有恒赦之歸有恒至錢塘西溪



樂其土風曰吾終不可與鄉人處遂家焉再傳而  
生襄惠今其父祖墓在會稽新通明堰之北山有  
言襄惠隨父贅杭誤也襄惠名鍾號兩峰繼室魏  
氏蕭山文靖公之女公三喪妻魏其四也二子澄  
濤皆其出澄舉人濤承蔭

明興偈識

小史謂誌公臨歿爲偈大字書版示弔墓之人作  
小篆體偈曰若問江南事江南事有馮乘雞登寶  
位跨犬出金陵子建司南位安仁秉夜燈東鄰家

天暫醉鳳陽君主日初明翥驚異遂謝職南歸廣  
陵作心事記記此夢

夢異人

高皇御天桂清香樓午寐夢異人遺以良藥嘗之味  
清而苦其人曰服之安精神舒四體延年命卜之  
曰當得達人果得周是修等

渡江生子

孝慈皇后以元至順壬申生少于太祖四歲嬪時  
年已二十一矣艱難中尚未有子或有子不育旣



渡江連生 懿文皇太子秦王晉王 文皇周王  
文皇初生有雲龍之祥 后甚異之 后嘗夢微時  
攜諸子在曠野間卒遇寇至皆紅巾甚恐適 文  
皇牽一馬至扶 后上馬自躍從馬仗劔殿後寇  
皆辟易驚遁而前有幡幢來迎須臾布滿天樂齊  
鳴而 太祖馬亦至相與聯轡徐行獨 文皇從  
後顧視 太子諸王皆不見

沐公生本

世傳黔寧王英爲 太祖外婦之子而王弇州以

爲非曰帝長於英十五年當英之生 帝方貧窶  
安從取外遇是則然矣考英以洪武二十五年卒  
年四十八其年 聖壽已六十五則 帝長於英  
大實十七年真龍年至十七壯矣外遇而生理或有  
之弇州起於富貴却笑貧人決無外遇要不盡然  
至 太祖從軍已二十五歲其年 孝慈皇后作  
配又三年渡江方生懿文太子連五年又生四子  
過此方諸妃有子而 孝慈不復生矣 高皇之  
晚婚亦自來創業之君所無也夫 高皇諸大功



臣未有兼文事者獨中山王頗近諸生蓋感發於高皇之訓而英與曹國李文忠以絕世雄才又雍容好學如文士自非高皇龍種與親姊之子能然乎

御劄

太祖賜臣下御劄甚多如中山王宋學士者勿論方駐驛徽州時御書一劄賜汪同云庚子六月初三日茶源闕歇馬偶遇萬宣使至動問說稱星原翼田野闢黎民樂拆開賫到公文內云修城事理軍

民人等甚是極得其當重務出積糧儲從其與便勿使我多憂途間親書不備寄書人朱樞密院

大判汪同閣下同子孫寶藏於家學士程敏政偶得伏讀因題絕句云午夜虹光燭斗寒民間驚得御書看當時未定君臣禮想見高皇創業難成化甲辰燬於火

照世杯

大撒馬兒罕在西邊其國有照世杯光明洞達照之可知世事洪武二十七年始入貢



陞赦忠裔

太祖於福壽不但廟祀旌表且官某子陳夔爲德州同知坐事當戍以忠臣子赦之擢太僕少卿改兩浙運使坐胡黨付獄赦居雲南勅西平侯善遇之此心真古帝王所不及也

視朝賜食

太祖每旦視朝奏事畢賜百官食上御奉天門或華蓋殿武英殿公侯一品官侍坐于門內二品至四品及翰林院等官坐於門外其餘五品以下於丹墀內文東武西重行列位贊禮贊拜叩頭然後就坐光祿寺進膳案後以次設饌食罷百官仍拜叩頭而退率以爲常二十八年禮部言職事衆多供億爲難請罷從之蓋是時元功宿將俱盡積日所費不貲思有以裁之矣

象鼻巖

陶凱陪便殿高皇從容問居地形勢凱以象鼻巖對且曰臣鄉人張竹屋題曰曾入蒼舒萬斛舟至今鼻準醮清流君王玉輅催行駕安得身閑伴



白鷗卽令人刻於巖壁一日上御五鳳樓工部  
進吞船之技羣臣侍觀衆皆以見吞對凱見獨不  
然上問之凱曰臣惟見繞船走耳上疑之以  
及於死凱自奇人郭璞之流遭明主而不免數  
之難逃如此

用諫擲書

韻府羣玉陰時夫所集太祖時時取觀之解縉  
諫以爲此兔園寒士之筆所見者陋非帝王所宜  
見遂擲其書不復顧而御製心經等書皆成縉

之受知深矣

揣隱微

太祖神聖凡進見者於容貌詞氣間多能揣其隱微  
有杜安道者持鑷刀隨侍二十二年凡征伐朝讌  
未嘗暫違性慎密不泄動有法度遇要官勢人如  
不相識一揖之餘未嘗啓口上甚信愛之曰如  
安道吾知其心

小山泉

大將軍藍玉等帥師二十萬北征由大寧進至慶



州聞虜主有捕魚海兒兼程而進次遊魂南道無水泉軍士渴甚其地有小山在韃官觀童營內忽聞聲如礮玉使人視之則四泉湧出土馬就飲得不困之餘流溢出如溪衆咸懽呼曰此朝廷之福天之助也 上嘗夢殿西北隅有小山流泉直下御足所履而止至是小山泉湧適與夢符

好殺必殺

有輕天下人而好殺者周世宗是也有重天下人而必殺者我 太祖是也世宗折服馮道謂天□人皆可輕 太祖少經離亂姦盜害人謂天下人皆可重此所以分也

不經之語

姚恭靖以名僧從 文皇天意也鴻猷錄謂恭靖先知 文皇必登大位有奉白帽子成皇字之說遂請於 太祖得之 太祖威嚴卽父子間誰敢說一字請一人又典故中謂 太祖御西樓決事馬皇后從後常潛聽之如聞 上震怒候回宮必詢今日處何事怒何人因泣諫正可積德不可縱怒



殺人 太祖從之此村家怕老婆之言 太祖何等氣象 馬皇后何等貞靜茹素救一宋學士不能得而敢尾 太祖退言得失耶又翦勝紀聞言太祖御膳必 馬皇后親進一日進羹 上怒擲其甌中 后頸微有傷 后色不動收之更進此蕩子打老婆之言 太祖何等敬慎 馬皇后何等莊重而狼瀆不倫至此耶

又翦勝紀聞云徐太傅追元順帝將及之忽傳令頒師常遇春不知所出大怒馳飯告 帝曰達反矣追兵及順帝而已之其謀不可逆也太傅度遇春飯必有變乃留兵鎮北平而自引兵飯駐舟江浦仗劍入謁 帝時方震怒宿戒閹吏曰達入慎毋縱之達既入未見 帝自疑有變乃拔劍斬閹吏奪關而出 帝因使人釋其罪令內謁達不允於是 帝不得已枉視於舟中達因進曰達有異圖不在今日雖日晚矣然吾臨江鞠旅亦能撫有江淮顧弗為爾且吾之不擒元帝亦籌之熟矣彼雖微也亦嘗南御中



國我執以飯將曷治焉天命在爾已知之矣顧  
達何人敢以自外 帝重感悟結誓而去遂修  
好如初

徐太傅與常平章以洪武元年閏七月二十七日  
兵入通州其夕元主卽開建德門北遁又五日太  
傅至燕填塹入城報捷留鎮經理未下州郡邏騎  
至古北口尋與平章下山西旣克太原太傅出陝  
西平章出薊州追元主平章克開平還至柳河川  
卒李文忠代將太傅有陝西張良臣降而復叛圍  
之數月始下王保保驛脫兵彊 太祖委太傅獨  
當之間以从勞召飯尋佩將印以出而李文忠克  
應昌元主已殂太傅一敗王保保再出師敗飯終  
王保保世太傅未嘗離陝西北保保死太傅稍寬  
從 燕王北平從容練兵不復出塞由此觀之太  
傅終身未嘗一當元主且及少主也 太祖威嚴  
太傅敬慎一出入一號令必且諮稟平章敢馳飯  
太傅敢擅還軍甚至突入禁門斬閹吏奪關而出  
坐龍江舟脅 聖駕自臨耶齊東之語莫此為甚



建文軍令

小說中謂 文皇靖難建文有令毋使朕負殺叔  
父名故 文皇陣中諸將皆不敢加害然初用兵  
時固已削屬籍矣其後建文或有此令以示親親  
之情而軍中恐未必然安平特架垂及有龍甲爪  
拿其臂馬蹶而止歎曰真命天子後 文皇問曰  
馬不 如何對曰欲生致院長耳又所乘八駿戰  
于鄭村壩諸處皆中箭為左右所拔可見矢石交  
下天命所在特不着玉體亦豈南朝之令射馬不  
射人而諸將及軍士揀擇而射不敢一矢加遺耶  
況 文皇是時雜諸將中震盪出入百死一生謁  
陵痛哭危險可知而朝廷易視中間不無坐失機會  
要之皆天意也

凱旋之盛

永樂廿一年北征也先土于來降賜名金忠封忠  
勇王隨入京十一月戊寅朔 駕次懷來在京諸  
司遣官迎見辛巳 駕入居庸關邊軍京軍左抵  
宣府黃花鎮右抵涿州凡三百里布滿極目是日



天氣清明 上服袞龍金繡袍乘玉花龍馬五掖  
五哨軍四十萬疏隊左右夾護時 上巳年六十  
四歲矣按轡徐行威容如神金鼓旌旄喧闐焜燿  
連亘百十里中外文武群臣皆盛服暨緇黃耆耄  
四夷朝貢使駢踞道左 駕至謹呼萬歲聲震天  
地忠勇王在後於馬上遙望顧謂所親曰今日真  
從天上行也次龍虎臺賜文武大臣及忠勇王宴  
明日入京羣臣畢賀以前莫如唐太宗爲秦王時  
破擒竇建德王世充自披黃金甲齊王元吉李世

勣二十五將隨其後鐵騎萬匹甲士四萬前後部  
鼓吹以俘入城此亦自古帝王英雄之快也

朱衣人

文皇夜夢二朱衣人侍墀下自云太守一真一假次  
日果有二通判曰陳真陳假引奏 上喜符夢俱  
擢知府真福建將樂人有循吏聲

召治水

汪宗孝歛人有義概受廩獨好拳捷之戲綠壁行  
如平地躍而騎屋瓦無聲已更自簷下屹立不如



於色偃二丈竹水上驅童子過之皆股戰則身先  
往數十過已復驅童子從之諸鼓舞木熙跳丸飛  
劍之屬見之赧然自廢也萬曆丁未入京師至蕪  
城店作夢 文皇遺緹騎召使治水引見殿上  
文皇貌甚偉長髯垂膝左右以奏牘進 文皇推案  
震怒曰復壞我東南百萬民命奈何宗孝頓首言  
臣書生不任官守且父老不忍離子舍 文皇色  
不憚有阜衣人長跪固請乃已宗孝還其年淫雨  
三楚三吳沉竈產蛙人相噉食惻然心傷之病草  
不可爲矣

械僧報效

宣德中有僧因旱言於官積薪欲自焚請雨舉火  
而走獲之發龍門克軍久之脫飯得一銅印以獻  
輒沿街大呼謂所獻乃紫金印復有金鎖甲在泰  
山之巔邏者獲之法司坐妖律當斬時爲正統二  
年 主覽曰此妄男子何足罪械復原伍後遁入  
虜蓄髮辮結居伯顏帖木兒帳下 駕陷虜中伯  
顏夫婦致敬僧有力焉終不自言 上亦不知其



故也

功德寺

四友齋云京師功德寺後宮像設工而麗僧云  
正統時張太后嘗幸此三宿乃返英廟尚  
幼從之遊官殿別寢皆具太監王振以爲后妃  
遊幸佛寺非盛典也乃審造此佛成請英廟  
進言於太后曰母后大德子無以報也已命  
裝佛一堂請致功德寺後宮以酬厚恩太后  
大喜許之復命中書舍人寫金字藏經置東西

房自是

太后以佛及經在不可就寢遂不復

出幸當時名臣尚多而使宦者爲此可歎也

英皇卽位尊

祖母張爲太皇太后

母孫爲皇太

后

太皇太后賢明貞肅僅宣德中

上奉侍謁

陵一次正統中檢飭

宮府優禮大臣知王振之姦

幾欲賜劍稱女中堯舜寧有幸寺之事且有幸而

三病之理況

國朝家法至嚴除

山陵外從無

有后妃出幸者卽

朝廷行幸有故事者亦舉

朝力爭而況于

后妃此必僧寺張大孟浪留此



不根語而襲而書之耳

捷虜徵應

英廟原有捷虜之志神武徵應甚多一夕夢也先稽首請罪故己巳之役實有所恃而行王振窺知其素贊成之後陷虜不被一矢天顏穆如坐土臺羣虜環視一虜來犯立仆也先騎而來墮馬者三惴伏有一馬噬人不可近試以進蹲伏英皇坐之夭矯如龍虜大驚益敬禮也先叩頭稱臣以至送歸果符夢中之兆

奉侍虜中

廣南衛軍夏福徙遼東廣寧衛正統五年為北虜所獲福解誦佛經虜酋以女妻之英廟北狩福隨侍虜庭陞千戶歷陞指揮僉事後入貢往來不絕天順元年英廟召至賞賚極厚陞南京錦衣衛指揮同知福奏願留京師未幾挈家來奔復改廣南衛至是年老乞以孫昊代兵部言福不由軍功例不當襲上以福有奉侍勞特與之益是時袁彬等隨侍最効勞而福則先為虜所獲用事輸



忠且能飯正尤可嘉也

宮妃

去吳江可二十里地口八尺余詢之縣人問名起之義皆不可得後考之則憲廟選妃江南嘉禾以姚氏女應女髮素種種不盈尺過平望二十里一夕髮委地可長八尺入宮拜安妃因以名妃生壽王貽恩父母皆物故其弟福負版菜市中卽授錦衣衛指揮同知

山陵綵雲

成化乙未冬十一月冊立孝宗爲皇太子頒詔至南京方迎入忽見孝陵山頂擁起綵雲至開讀後方散時錢文通溥掌南院竹禎應頌以

上纂入史館

祀廟石函

孝宗卽位左都馬文升等言嶽鎮濟瀆等祠廟皆有前太監陳喜及姦人鄧常恩所造石函函周遭有符篆中貯泥金書道經一卷又金銀錢數枚諸色寶石十數顆五穀各一升似爲魘鎮之術者每祠



廟又有先帝遣陳喜致祭視文其文不知何人所撰皆刻之于石竊觀本朝故事凡改元之初及水旱災傷則致祭嶽鎮海瀆之神例命翰林院撰文各分遣廷臣以往未聞用外官撰文內臣往祭者況石函魘鎮世無此理今常恩等已正憲典其石函石碑尚存於先帝聖德恐不能無損乞令所在有司毀之凡函中所貯者各遣人驗實進繳以滅其迹抑以杜將來之漸從之

御膳進素

弘治十五年先有旨自正月初一日至十二月二十七日但遇御膳進素日期俱令光祿寺禁屠斤科給事徐昂等因言今一歲之中禁屠斷宰者凡一百一十一日此旨惟光祿寺知之在京諸司尚未有知者乞申諭各衙門今後凡遇禁屠日期自御膳以至宴賜之類俱依齋戒事例悉用素食禮部議謂光祿寺各項供應上有兩宮之奉養下有四夷之宴賜今凡遇禁屠日期一切以素食從事揆諸事體殊為未便且進素在祖宗朝無



故事惟 皇上好生之德出自天性故愛惜物命  
至於如此但其間又有不容已者邇復間有旨令  
進素之日所用膳內猪羊雞鵝時價銀數各封寄  
藏庫臣等未敢仰窺 聖意所在伏願明詔光祿  
寺凡寄庫銀兩就以補助缺乏今後一切供應俱  
令隨事樽節則仁心益廣而 聖德益崇矣  
納之

武皇聖明

武宗南巡姚鏞為山東布政朝見 上奇其狀貌獨

中宮不喜御駕黑龍舟被觸 上驚問為誰對曰  
姚布政 上笑曰是美髯者耶釋不問是日鏞駐  
驛中實不知次日有以告者始拜謝 上曰偶觸  
何傷去去 武宗明聖如此

王女兒

武城中衛軍餘鄭旺有少名王女兒者幼譽之高  
通政家因以進內弘治末旺陰結內使劉山來自  
進山為言今名鄭金蓮者即若女也在 周太后  
宮為 東駕所自出語浸上聞 孝廟怒磔山于



市旺亦論死尋赦免至是又為浮言如前所云居  
人王璽覬與其厚利因潛替入東安門宣言國母鄭  
居幽若干年欲面奏上東廠執以聞下刑部鞫  
治擬妖言律兩人不承服夫理寺駁讞者再乃具  
獄以請詔如山例皆置極刑

繼統祥瑞

世廟在藩邸不獨誕年河清三日而已顯陵龍岡  
舊斷土岫墳起伏下小兒暴長數尺既登極南山  
有鳳凰之聲華村產麒麟之種

黃衣陞辭

已丑四月世宗夢黃衣者數人陞辭南行其勢  
甚速次日語閣學楊一清對曰黃者蝗也南方其  
有蝗乎是秋蝗果大至在在皆滿數日為大風雨  
飄入海盡死是時上方厲精圖治故見夢且能  
消弭云

廟池浮物

河南懷慶府濟源縣道士宋本澄進紅線綵被二  
花銀瓶一云濟瀆廟池內浮出賜鈔六十錠勞之



其池時浮出銀幣借人如期而還則得利不則祝  
之不復出且至虧折矣

時王

世宗因正月雪降甚喜有天賜時王之論尚書夏言  
等作賦以獻當時若雨雪之類皆因禱而應故張  
皇乃爾後有秉筆修國史者削去可也

芝草

世宗有詔採芝宛平縣民得五本以上御醫李果以  
玄岳鮮芝四十本進三十六年九月禮部類進千  
餘本明年春鄆縣民聚芝百八十一本爲山以獻  
內有徑一尺八寸者數本號曰僊應萬年芝山四  
川巡撫黃先昇進芝四十九本十月禮部類進一  
千八百六千四本四十三年御醫黃金進萬壽香  
山四座聚芝三百六十本爲之

宋政和五年蘄州產芝草徧境計黃芝一万一千  
六百枝內一枝色紫九榦尤奇

挑降

嘉靖乙卯上夜坐庭中御幄後忽獲一挑左右



視或見挑從空中墮上喜曰天賜也修迎恩大典五日明日復有一挑降其夜白兔生二子

上益喜諭禮部謝玄告廟未幾壽鹿亦生二子於是羣臣上表賀上以奇祥三錫天眷非常各手詔答之

祥雲

嘉靖十八年冊立皇太子日下有五色雲見徑二丈形如龍鳳然卒有己酉之事洪武十八年黃子澄進士第一改第三唱名時五色雲見與韓魏

公同符然卒有壬午之事人言卿雲未必祥是大不然十八年分封裕邸竟為天子開隆万万年太平瑞有此不在彼文丞相生父夢乘紫雲來故名曰天祥字曰宋瑞天祥就義收宋三百年養士之效宋之瑞也子澄雲見死節不辱高皇帝知人之明我明之瑞也忠臣義士國之麟鳳豈羨富貴福澤哉

西苑農壇

世宗立農壇於西苑耕熟地五頃七十畝有奇歲用



農夫五十人管農老人四人騾夫八人日食口糧  
三升太倉關給仍復其身耕畜一十六頭御馬監  
倉給以草料其農具俱出之內官監五穀種子順  
天府送用倉廩農舍牛房工部蓋造每歲戶部侍  
郎一人郎中一人提督之所獲納之恒裕倉以備  
郊廟之粢盛撥太倉軍斗三十人守之歲終戶部  
奏報其出入之數

### 駙馬封侯

世宗以迎立功封駙馬崔元為京山侯禮部以本朝

無故事為言

上曰永樂初年駙馬王寧以翊戴

功封永春侯何言無故事豈世廟之深諳故實

抑崔及左右密進而見之詔旨耶然永樂中駙馬  
封侯者尚有宋瑛等數人不止於王寧禮部以無  
故事為言非欺妄卽疎漏當時尚書為毛澄其不  
觸怒抵罪幸矣

### 中宮廢立

世宗篤於倫常嘉靖元年立皇后陳氏八年崩謚  
悼靈立順妃張氏為皇后十三年正月癸卯廢越



十日立德妃方氏為皇后張后以十五年薨用廢  
后吳氏禮葬之中宮之廢非小事也中間緣故史  
宮不著一字野史亦無有及者豈宮禁事秘非外  
人所得與知耶余童子時一老儒為言張后之廢  
實由張廷齡兄弟世宗方以昭聖初年哉抑  
章聖憤甚而延齡故多怨家為人所訐下獄昭聖  
急因上生子論論來見致賀上辭之再諭再辭  
之益皇急托張后為言后方有盛寵乘夜宴述  
太后意而太后亦先遣人傳上云延齡事將就

罷上已怒諭閣臣謂太后云云然尚未有以  
發及聞后言大怒卽褫冠服與杖明日下令廢黜  
廷齡竟坐死考之史錄日月正相值老儒之言真  
耶其亦齊東野人之類耶世宗以母后不顧燕  
婉之好誠剛誠孝而張后之不幸已甚昭聖  
此時其又何以為情夫昭聖在孝廟時專寵  
驕妬致孝廟終身無他嬪御養成二張之惡  
武宗立母族甚見疎外昭聖默已不能得之於  
子胎禍極於世宗所存者一虛名耳孝宗在



天之靈將何以慰耶

訛言驚走

嘉靖己酉春虜警撫寧侯朱岳英國公張溶西寧侯蔣傳惠安伯張鏞錦衣指揮同知鄭璽僉事孫堪偕給事中楊允繩于閱武場比試應襲官舍璽忽報訛言云虜人寇至沙河岳等皆懼而走允繩以聞詔責璽訛言驚衆褫職岳溶怯懦損威革坐營管事傳等不能規正各奪俸二月

康懿被召

林康懿公廷搨為工部尚書世廟御便殿召公

顧視奇其狀明日公疏節財三省營建上曰朕方期若若乃官我得非林俊子耶左右或對其父亦尚書非俊子也上顏乃霽然則上于見素公終有不釋然者矣

對上雅語

世宗偶以暇使侍臣各道其邑里人物及豐城大字伯李璣應聲對曰鄉有長安長樂里有鳳舞鸞歌人有張華雷煥物有龍淵太阿上嘉其敏括



王沂公曾青州人朱真宗問云卿鄉里諺云井深槐樹麤街濶人義疎何也沂公對曰井深槐樹麤土厚水深也街濶人義疎家給人足也真宗善其對

海榴鬕

世廟初年勲輔諸臣同遊賜畫扇有木刻海榴鬕墜子可寸許穴其腹藏象刻物件凡一百件亦天下絕巧也

購香

嘉靖四十年宮中龍涎香悉燬於火上恚甚命再購戶部尚書高燿進八兩上喜命給價七百六十兩加燿太子少保實火時中人密竊以出上索之急燿重賄購得因聖節建醮日上之大稱旨加賞蓋內外之相為欺蔽如此未幾廣東進龍涎香至五十七斤

買珠

世宗以大小珠一函及甘黃玉刀鉞一具示燿令求珠玉如式凡兩月上意遲之復諭燿曰金玉珠



寶古今常有王侯制度非不經之用爾職當思自  
盡無徒遠嫉怨爲避害計 祖宗時內藏之積至  
弘治年盡矣然非 孝宗自用今無一二其多方  
撙覓并買黃金四千兩進用金價於欽取銀兩內  
給之懼乃以先覓得大小珠四等共一千五百  
餘粒用價二萬二千五百餘兩買之以進 上以  
未足原旨所取之數且無甘黃玉疑司帑恡費不  
以時值給故民間鮮有售者仍命燿亟如數購進  
日宴駕乃止

戎服出郊

穆廟立值南郊以戎服出蓋 上喜習武服此自便  
非登郊壇者羣臣具諫徐文貞止之進密揭  
上笑曰此服原非見上帝者何慮之過

大閱

國朝 聖駕大閱惟隆慶三年一舉其說發於張太  
岳計費不下二百萬海內因傳欲復河套其實  
穆廟欲馳騁自快非修故事亦非幸邊功也  
神考九年如之亦太岳之意然此舉儘可已畢竟是



撫按將帥事惟五月 禁中射柳聚諸徹侯若大  
將用試較其優劣如 先朝故事可也

御筆題詩

玄兔圖 宣皇帝御筆也圖以淡墨微圍其傍似  
碧空滿月上有丹桂花子垂垂下有瑞草作紫白  
色兔居中間毳比纖煙意態安閒真是神物蓋

宣皇帝王中文武全才遊戲丹青竝臻妙境遠在唐

太宗之上萬曆九年 上御文華殿宣召入直史

臣王家屏沈懋孝張元忭劉元震鄧以讚入見取

圖示之令賦詩復命曰輔臣以下皆可賦親書於  
軸並得自用圖記越三日詩成自大學士張居正  
而下三十有五人進御 上覽之甚喜常熟趙固  
圖其副勒之石真 熙朝之盛事也

御筆改字

申文定公爲史官時有祛倦鬼文 神廟卽位之  
二年 御筆改魔字攷其文作於丙辰歲已十九  
年矣 上方十二歲何出見之間以問文定公公  
云此內史持入 上覽而喜遂灑筆而公亦以此



受眷且大拜矣

御號

相傳 神廟宮中自號禹齊故己卯科南京以舜亦以命禹試士主誠者高啓愚四川人羅万化浙江人至壬午張江陵死有疾高者妄傳江陵堂中掛舜禹授受圖高以此媚之南臺抨擊謂江陵有逆謀而高爲之用高遂落職嗟乎張有此心乃掛圖取疑而高顯然藉此媒進何騃乃爾讀書人宜一有分曉乃好人人過謀反叛逆亦坐之不恤非人

禍卽天殃矣

某王廟

鄭州土城無門扉相對如闕中有某王廟王卽扁鵲州人也封神志王 神廟玉體違和曰慈聖皇太后禱之立奏康寧為新廟建三皇殿於中以歷代之能醫者附焉

獻俘

神廟二十七年己亥四月廿四日獻俘禮成大司寇蕭岳峯大亨領左右侍郎出班奏事長身偉貌



燁：有威時。上御午樓朝殿正耀蕭跪御道兩  
侍郎夾之首僅及肘致詞先述官銜名姓及左右  
侍郎并請犯人某某等磔斬末云合赴市曹行刑  
請。請凡數百言字字響曉舒徐宜畢俯伏

卜親傳拿去二字廷臣尚未聞聲左右勲戚接者二  
遞為四乃有聲又為八為十六漸震為三十二最  
下則大漢將軍三百六十人齊聲亦如轟雷矣此  
等境畧可謂。熙朝極盛事是日天氣清和余以

廿七日持節出國門封榮世子躬逢其盛良自不

偶次年庚子冬十二月赫播倂禮亦如之而寒甚  
百官噤栗館友莊冲虛面最白侵而成紅余面赭  
幾變而黑或嘲曰雲長作翼德臉也宣畢囚大呼  
稱枉每囚一鐐肘外覆以朱衣朱巾名曰罩甲一  
官押之十人又而扶且推之出西長安門夾道觀  
者無慮百万車擁轂枳大司寇督至西市僅二十  
里日晡方達北行刑近昏黑矣

### 東宮門衛

光廟正位東宮內宮徃徃托疾屏去万曆四十三年



光 五月初四日棍徒張差持挺入第一門只兩內官  
守之一年七十餘一年六十餘第二門寂然無人  
差陪一人仆至殿簷超級而上韓本用等羣呼齊  
集亦不過七八人而已 皇太子親奏送部招出  
同謀云見一人打一人 小爺洪福大了語多支  
吾坐以風顛而止

出閣

萬曆二十二年 光廟以 皇長子出閣講學故  
事講必已刻遇寒暑傳免至是定以寅刻亦不傳

免二十八年十一月大風寒諸講官立殿門外時  
暖耳尚未賜爐火亦未舉 光廟方出噤甚郭明  
龍克講官最科深且長既入大言天寒如此勿論  
皇長子宗廟神人之主玉體當万分珍重卽如我輩  
辛苦讀書得此一官忝清華列禁近亦是天上人  
若中寒得病豈不眉越太甚喝班役速取火禦寒  
氣時中官各圍爐密室特無人倡率不敢明用聞  
郭言盡擡出奉 皇長子環向始覺暖適怡顏完  
講事 上聞亦不罪也郭因此受眷 東朝妖書



事發傳語。厥監陳矩曰：「饒得我饒郭先生罷其真切如此，而諸講官方叩頭時密視。」光廟袍內止一尋常狐裘講案，高僅二尺餘。蓋初出時所御，歷七八年不敢奏易。

光廟出講，年僅十三歲，岐嶷不凡。每講，閣臣一人入直，省講御案前，有雙銅鶴，故事叩頭畢，從銅鶴下轉而東西面立。一閣臣誤出其上，先廟矚內侍曰：「移銅鶴可近前些。」雖不明言，意已嘿寓。衆皆嘆服。一日講巧言亂德一節，講章解曰：「以是爲非，以

非爲是，今友劉幼安當直，旣敷衍畢，從容進曰：「請問殿下何以謂之亂德？」朗然答曰：「顛倒是非，蓋化詞臣之句而櫟括之，更覺明切。退相語，以爲真天縱不可及也。」

進講旣畢，必奉玉音，賜酒飯，所賜比常宴最爲精腴。非時橫賜，又不與焉。此儒者際遇之極榮也。後講官從便，自攜食，楹光祿寺折送，其數不少。乃二十二年之講，裁減不及錢許。幼安常笑曰：「我輩初做秀才時，館穀每歲束脩不下五六十金，又受



人非常供養今為 皇帝家館師歲剛得三十金  
自食其食每五鼓起身步行數里黎明講書備極  
勞苦果然老秀才不及小秀才也又言大暑侵晨  
天氣涼出入猶使大寒衝風幾干裂膚至 先朝  
銀幣筆墨節錢之賜絕響端午節不見一扇 聖  
上教子可謂極嚴極儉者

聖諭

万曆三十一年十二月妖書事發 神皇怒甚上  
下危疑恐動搖 國本則禍不獨中干臣子且移

之

社稷幸

神皇主意素定方嚴捕時召 皇

太子大聲論曰哥兒汝莫恐不干汝事汝但去讀  
書寫字晏些開門早此關門仍遣司禮監田義口  
傳 聖諭內閣我今日親朝 聖母回宮就宣

皇太子在啟祥宮賜 皇太子慰言及戒諭 皇太  
子云我的慈愛教訓天性之心你是知道你是純  
誠孝友好善的我平日盡知近有逆惡捏造好書  
離間我父子兄弟天性親親動搖天下已有嚴旨  
緝拏以正國法我思念你必有驚懼動心我着閣



臣擬寫慰旨安慰教訓你又南戒諭內外執事人等旨意今日宣你來而賜與你我還有許多言語因此忿怒動火難以盡言我親筆寫的而諭一本賜你細加看誦則知我之心也到宮安心調養用心云云毋聽小人引誘傳時淚下皇太子亦含淚叩頭請去送至殿簷隨賜膳品四合手合四付酒四甌傳與先生知道夫禁中嚴密一啟閉間何勞天語叮嚀如此就中機械神皇灼見不待張差之挺已得之十二年前矣

湧幢小品目錄卷之十一

廟號

國號

年號

侍朝

講讀

經筵詞

經筵忌辰

講書職分

講官互易

不避諱

請教講官

實錄

大誥

永樂大典

大明會典

典禮

四則

三則

一卷終



承天大誌

大禮 二則

兩淵 二則

善逐好 與有許多言說

大獄 論

秘書 二則

南院書籍

圖書之阮 二則

內庫銀錢 三則

桐漆園 公皇太子

司牲所 三則

鈔稅 論

免稅

鹽政 五則

白糧 二則

馬價

果品

糴販 二則

開礦

和市

農蠶 十則

蠶報

憐母傳

續傳





湧幢小品卷之二

湖上朱國禎輯  
太祖廟號

太祖廟号與漢祖同故今尊稱曰太祖曰高

皇帝則得矣近見刻國朝一書曰我高祖皇帝

其於漢祖亦曰漢高祖不知原是以太祖非高祖

也亦當有辨

國号

國号上加火字始於胡元我朝因之蓋返左衽



之舊自合如此且以別於小明王也其言大漢大  
唐六宋者乃臣子及外夷尊稱之詞近見新安刻  
曆祚考不書於漢唐宋及司馬晉皆加大字失其  
初矣

國朝年号永樂乃張重華王則僞建天順乃元出帝  
舊号前則兵後勿勿後則事起倉卒不暇詳考正  
德則西夏李遵頊所建是時劉文靖謝文正當國  
故吏書馬鈞陽出題譏誚遂為口實隆慶之号

雖不犯重然改隆慶州為延慶衛亦如之承天有  
隆慶殿改為慶源殿因新君年号而改祖宗舊名  
時當國者為徐文貞一時亦偶未之思也  
今上天啓不知何如自當與嘉靖萬曆並美並永矣

### 侍朝

自來天子升殿漢以羽林期門唐以三衛皆執扇  
登殿唐玄宗時闈則先奏以三衛皆趨悍武夫不  
宜升陛邇御座請以宦者代遂為故事至今用之  
然國朝以勳戚大臣閣臣詞臣尚寶中書科道



夾侍而道引升陛則詞臣中書科道各四人其制最當至女官隨侍女樂引道必起於呂武臨朝而唐玄宗襲為故事亦至我太祖革去尤足洗千古之陋

講讀

太祖最好學海內宿儒徵聘殆盡臨朝侍左右每事認訪退卽與之講解甚至互為辨難又設大本堂教皇太子其諸王諸王孫皆親加督課且日與諸儒相上下故太宗仁宗皆優于文事而

建文尤為瞻敏

太宗又推此意教

皇太孫命姚

廣孝等講讀華蓋殿故宣宗詩文妙絕今古而繪事尤精雖聖神天縱要之預教之功不可少也英宗卽位之元年少傅楊士奇等請開經筵時年方十歲行禮甚肅歷代因之定以初二十二廿二而尤勤於日講至武宗時始不免作輟世宗勵精於先倦勤於後神宗初立張太岳亦儘科擢從事後御朝日稀不復舉行雖日講進稿不廢要之皆成故事故紙矣



經筵詞

陸儼山著

經筵開自祖宗朝按月逢旬第二朝今上春秋

偏好學三千年後見神堯

國初時經筵無定日至英廟初朝始著為

儀今用每月初二十二二十二日寒暑及有

故奉旨暫免多以春二月秋八月舉行今

歲實以七月二十二日上之勤學也

編排御覽效精誠白本高頭手寫成句讀分明

圈點罷隔宵預進講官名

凡進講先從內閣點題票示講官分撰講

章送閣下詳定勅房官用高頭白手本寫

成一通講官預進東閣用象管朱印成句讀

科發隔日進呈其一在御座展覽其一在

講案供講

絲鞭聲肅退朝官名在經筵略整冠一字班行

先出隊中臣扶輦下金鑾

凡經筵例用勳臣一人知經筵事內

閣或知或同知經筵事九卿之長及學士



祭酒等官侍班詹翰坊局及國子祭酒每二  
員為講官詹事府詹事等官各部侍郎出由  
翰林者仍為講官翰林春坊每三員為展書  
官給事中御史各二員侍儀鴻臚寺錦衣衛  
堂上官各一員供事鳴贊一員贊禮序班四  
員舉案侯伯一人領將軍入直制勅房官  
書寫講章通謂之經筵官皆得入銜每當  
鳴鞭退朝上將赴經筵則各從本班  
略整衣冠以俟先出分隊作一字行隨駕

而南

金水河頭白玉橋上公寶帶侍中貂裘巡小立瞻龍

氣左順門高御幄飄

駕過金水中橋迤邐轉東各官俱候橋北南  
面小立望駕升至左順中門進入然後度  
橋循行每望見御幄迎風映日或時見小  
傘蓋擎蔽朝陽

文華殿啓奉天東滴翠浮青映碧空譚藝講經頻  
設仗太平天子坐當中



文華殿在今奉天門之東北諸殿制稍減  
而特精雅用綠色琉璃瓦左右為兩春坊  
上之便殿所常御者也今用為經筵之所  
中設御座龍屏南向又設御案於御  
座之東稍南設講案於御案之南稍東入  
殿中門當檻下白石一方純潔可丈許擡  
講案官置案當其北二三尺地始贊講官拜  
金水西起也

百官朝下

殿門前仗馬雙牽七宝鞭黃道正中

移步輦侍臣班從赴經筵

上御奉天門朝罷百官皆北面拱立中使

雙引齊牽仗馬過東上與下御座乘板轎

丹陛南下赴文華經筵官執事官

皆從

龍池鳳掖藹朝曦板轎初回轉角門聽唱官人來

進入講章默又重溫

各執事官於左順門之南門西以次相向

序立定時上已御文華闔中門各官東行



下坡則板轎已回出向西循河過小橋上  
入角門矣適啓又華中門內侍唱官人每  
進來外門傳唱畢各官始北行徐由兩門以  
入是時輪講官各默誦所講之章敬慎之至  
也

殿陛森排劔戟重金貂玉蟒護真龍司儀起案雙  
雙過御榻前頭取次供

今駙馬都尉游泰帶刀入直立東近壁諸將  
軍以次侍立各執金瓜西亦如之諸內侍稍

北東西兩鴈翅以次亦執瓜侍立諸司禮太

監分東西班近御案鴻臚贊曰起案序班

二員舉御案置御前二員舉講案置

御案之南正中講案衣裙用純黃綺

橫經几子赭羅裙小對團龍簇繡雲擡向御前

安穩定黃金鎮子兩邊分

御案面衣青綠團花錦圍裙赭黃金龍小團

花序班舉案將至御前司禮二太監自東

西來接舉至御前近座上有金尺二條用



以鎮壓講章

第三廳協兩坊官長跪拈書漚手攤幸對天顏  
剛咫尺禮嚴不敢舉頭看

第三廳史官廳也又曰槐廳卽今翰林院正  
廳之西偏史官所居是也兩坊左右春坊也  
展書官悉從內閣題定兼用坊院近時  
多以修撰編修檢討爲之今廖中允道南張  
贊善治仍拱<sup>供</sup>展書新遷故也每講四書展書  
官從東班出每講經史展書官從西班出進

詣御案前跪出手展講章二太監接手攤  
書以金尺鎮定然後起至此則天顏真咫尺  
矣屏息以從事蓋人臣榮幸之極而敬慎  
亦於此極矣漚手香名太醫院每歲製此香  
以分餽各官

行出班東面照西臚聲高颺叩頭齊參差進講並  
平肩立輪著周書孟子題

鴻臚贊進講畢講官一員從東班出一員從  
西班出俱詣講案前稍南北向並立鴻臚贊



鞠躬叩頭畢展書官進詣展書畢起立則東  
講官一員進至講案前立奏講某書畢稍退  
展書官復詣展書畢則西講官一員進至講  
案前立奏講某經史畢稍退仍竝立鴻臚贊  
鞠躬叩頭畢故進講須有參差而拜起必用  
此竝故事先四書而後經史四書東而經史  
西也  
兩行冠珮列金緋供奉諸臣盡繡衣步入殿門同  
磬折諫官端拱靠南扉

經筵官分東西侍立各以執事服大紅袍講  
官雖品級不齊亦皆服之展書而下官各服  
青綠錦繡惟給事中御史與兩侍儀官傍南  
楹作一行東西各三人俱北面立備觀察也  
師保公孤儘上行元勳立近小袞龍佻紅雲不動  
爐煙細聽講虞書第幾章

時武定侯郭勛以太保知立經筵事立東班  
晉西班則內閣一人晉立竝近御座餘  
序次立再立一行居後



金鶴飄香瑞靄濃寶鑪籠火擁蟠龍未曾暫免經傳  
旨不怕嚴寒報仲冬

殿中金鶴一乃東西相向立盤中下有趺架  
飾以金朱以口銜香香黑色如細燭狀外國  
所貢也其下則以三山小銅屏風障金銅炭  
鑪兩展書官各立其下每冬則設是歲十月  
置閏節屆仲冬尚未傳免兩土之好學可  
謂無間寒暑真聖德也  
至尊傳與太官供  
綠琉璃殿洞重門黼辰中陳擁

酒飯兩班文武盡承恩

鴻臚出班中跪贊禮畢兩班官俱轉身北向  
拱伺 玉音官人每喫酒飯各皆跪承旨  
白玉闌干與案齊一行殺核盡朝西珍羞良醞俱名  
品指點開囊囑小奚

光祿寺設宴於 左順門之北蓋 奉天門  
之東廡也依品級序坐蓋一行俱面西珍羞  
良醞二署名 賜宴惟 經筵取精腴例得  
帶從官堂吏及家僮輩携囊榼以收餞餘



姿容霑醉總僊挑黃閣三公共六曹步出順門俱北

面瞻 天拜舞不辭勞

宴畢出至 順門之南分班北向叩頭謝

恩而退

隔宿熏衣問夜闌齋心轉覺副心難不知言語功

多少到得 君身保治安

凡進講衣冠帶履俱熏香退卽以別篋貯之

示不敢褻也必齋戒必沐浴演習講章以祈

感動一念之誠殆未易以言語盡也

齋辰服次

聖躬勞淺澹垂衣宝座高昨日

御批

傳帖下

龍紋重整

赭黃袍

上好學彌篤每當

忌

服輟 朝之日卽

以爰服

御經筵諸執事官俱烏紗澹服以

從惟帶或用角或照品臨期取

旨今閏月

廿又一日

悼靈皇后發引

傳帖經筵官

照舊服大紅其餘青綠錦繡皆如西制是日

始覩 上赭黃袍矣

朱衣司禮下東班風細傳言縹緲間暫倚木天西



高望

聖皇親饗

兩宮還

是日將下 奉天門忽司禮一人下東班向

內閣若有宣示者始知 上將西朝

宮矣各執事官俱暫入史館候 駕東還行

禮

經筵忌辰

嘉靖元年四月戊戌 上御經筵修撰呂柟講尚

書夙夜惟寅章是日 仁祖淳皇后忌辰柟以書

義相關口奏乞存忌辰光聖孝奏未竟 上曰已

知因俯伏不及承 旨上疏講罪宥之五月丁巳

經筵 仁宗忌辰給事中安磬奏是日當緋衣賜

宴避而輟講則廢學如儀則忘孝請移經筵前一

日事下禮部覆言經筵禮期累朝未之有改祭議

曰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似專指父母而

言祖以上禮經未載 孝皇在位遇 憲宗忌辰

仍御經筵衣青綠花袍賜宴宜倣此行 上特令

暫免遂以為例久之能不復舉大約讀書講書是

好事自非上聖亦有時而厭怠人家小學生子尚



然況帝王乎諉者爭此區：因廢大典若 孝皇  
者真萬世之聖主也

講書職分

武宗時李文敏公廷相方進講 上忽退遊於西苑  
公竦立至晚退坐內臣板房不敢睡次日五鼓始  
御經筵衆以其久候立倦或不逮往日及開講聲  
音洪亮理致詳明 上倚聽大喜卽欲傳勅取入  
內閣辦事都督朱寧朱安等各賀禮及門公以  
講書乃職分之事雖頗稱旨非他有積勞豈可以

常事而當盛寵因數言而取相位耶辭之甚懇未  
允不得已從權借左右貂璫之力始得俞音乃後  
門人如張羅峰翟石門嚴介溪而夏桂洲則又門  
人之門人也皆為內閣大臣公竟不與焉所親有  
尤之者曰恒言謂百年到手是功名當時如不固  
辭雖如五日京兆亦可也公笑而不應公文榮祿  
公瓚原中一甲第三名以讓會元陳瀾改二甲第  
一榮祿為侍郎時家人夢有報者曰戶部正堂翁  
坐後小相公當繼後弘治壬戌公果探花補前之



失而榮祿公南京廷相北京皆戶部尚書

講官互易

光廟以皇長子出閣講學講官互有更易一人多  
吳音且舉止煩急光廟對內侍嘻曰片語不曉  
一人體胖講畢倚柱而喘目之大不憚此皆不擇  
之故先朝講官必舉有德器者充之不挨資次  
良有深意

不避諱

宋時胡安定侍講讀乾元亨利貞

貞宋真宗廟諱也上與

左右皆失色徐曰臨文不諱上意遂解畢竟諱之  
為是明言帝諱求講別卦上諭之講方講纔妥貼  
不然亦須說明而後講臨文者文章也非口講一  
作趙師尹

請教講官

宋孝宗時張子韶在講筵上嘗問曰何以見教張  
曰臣安敢當見教之語抑不知陛下臨朝對羣臣  
時如何存心上曰以至誠又曰入而對官官嬪御  
如何曰亦至誠又曰無所接對辭處時如何上厓



疑未應子韶曰只這遲疑已自不可上極喜握其  
手曰卿問得極好

實錄

臣禎於友人處借得 各朝實錄恭頌至高皇  
帝初克集慶路卽改為應天府矣以後宜書京師  
或曰都下不則當稱應天乃每：著建康字面似  
是文章家改字用古法又日珥生暈或背氣一道  
多書曰日上夫日下日中日左右自是可見可書  
日之上人何得着眼想因欽天監原奏錄之不加

訂改

實錄成擇日進呈焚稿於芭蕉園園在太液池東崇  
臺複殿古木珍石叅錯其間又有小山曲水則焚  
之処也

實錄之名起於唐 國朝平元都卽輦十三朝實  
錄至京修之至再 太祖實錄修于建文又再修  
于永樂并歷朝所修者藏之金櫃石室竅為秘密  
申文定當國命諸學士校讐始於館中謄出攜版  
私第轉相抄錄遍及臺省若部屬之有力者蓋不



帝家藏戶守矣聞新安有余侍郎懋學范太常晞  
陽節略自爲一家太常不知何如嘗見余侍郎  
世穆兩廟甚有體裁然於吾學憲章諸書及家乘別  
集尚未暇及王弇州似得兼而提摘碎散覽者可  
喜可愕總又望洋陳文端請修正史分各志二十  
八務於詳備一志多至四五萬餘言未幾文端  
死各志草々了事下西僊修列傳會三殿災奏停  
蓋六月十九日也時余入史館方三日又十日病  
發凡三月僅得不死而館中無復有談及者蓋介  
之無緣如此自愧其名甚矣

大誥

誥凡三篇其書有初頒有續頒皆太祖就事用  
重典警戒臣民之語如郭桓盜糧一節見之屢  
而更有直書一事尤出常情之外蓋小說中謂  
太祖恨陳友諒納其妻不數月生子封潭王王旣長  
就國知狀發兵反上遣兵討之王繞城罵曰寧  
見閻王不見賊王與妃自焚死余讀而深惡之謂  
大聖人安有此等舉動今考大誥篇未明述其事甚



大有追悔之言可見。大聖人亦有過。生於念到老亦覺得自家有不是。如光明洞達其心益虛而其德益進矣。惟第六子生於甲辰之二月去友諒。太死凡七月友諒圍洪都盡載家屬以行。則妻之獲當在此時而。太祖於此際極見得分曉決不久留其妻於宮中以七月之孩為己子。亂天潢產禍種。且是胡光妃所生。封楚王名損。非潭王。潭王名梓。生於乙巳。自焚於洪武二十三年庚午。後人見有此事。遂不免附益耳。

### 永樂大典

此書乃文皇命儒臣解縉等稗秘閣書分韻類載以便檢考。賜名文獻大成。復以未備命姚廣孝等再修。供事編緝者凡三千餘人。二萬二千九百三十七卷。一萬一千九十木。目錄九百本。貯之文樓。世廟甚愛之。凡有疑按韻索覽。三殿災命左右趣登文樓出之夜中傳諭三四次。遂得不毀。又明年重錄一部貯他所。

### 大明會典



是書創於弘治十五年續修於正德四年司禮監  
刻印頒賜再修於嘉靖二十八年進 呈未刊万  
曆四年題准重修十五年進 呈禮部刊行其條  
例大約出洛陽餘姚之手以六部都通大為生聯  
以小九卿五府而以宗人府冠於文職衙門之首  
據鄙見衙門職官原有勳戚文武四号下至樂字  
号而止宗人府掌王府之事在勳臣之上蓋 太  
祖重天潢非臣下所敢擬者若題出宗人府在前  
述分封命名設官玉牒掌印之概此後以勳戚文  
武為敘特詳文職衙門載一切興革本末而納樂  
字号於禮部庶有次第若指案人府為文職衙門  
則義有所未安想當時不過以府有經歷一員不  
可不收又以宗人府體面不得不冠之首則五府  
獨無經歷等官而五府列六部之上 祖制亦豈  
得獨違耶

大儀制莫重於 登極當以為首乃居朝儀之後宴  
莫大於慶成宜詳止書大略至封爵是亦國家重  
典竝未一及



朝賀儀以主上冠於太皇太后之前是矣中  
宮雖配帝之尊而正外正內原自有別亦冠於  
太皇太后之前均內也以婦先姑可乎喪禮以皇  
太后居先是矣然列孝慈皇后于章聖皇太  
后之後不已太甚乎開天聖后乃不得居第七  
代藩國尊崇之后之前雖儀注非實事寧不觸目  
動心據臣臆見凡關帝后宮禁者宜以朝  
代為先後各衙門則以類纂入可也

兩京山陵石像十八對首言石獅子一對坐臥  
各一次云石獸一對獸乃百獸之總名當何所指  
或曰自來稱虎為獸考晉書成於唐魏徵等唐太  
宗稱制臨之以太祖名虎改稱曰猛獸然亦雙文  
非單拳也況虎乃武官六品服色文臣即五品皆  
同用於墓道原不入帝王門隊當是天鹿而臨文  
者求其狀與說不可得則姑曰獸云耳

典禮

今上初生神廟喜得元孫諭禮部尊皇太子生  
母恭妃王氏為皇貴妃皇太子正妻封妃餘



皆才人俱皇明典禮一書所載內閣揭稱閣部  
今俱無此書當令搜覽得旨各降一部為定式

### 承天大誌

世宗既定大禮陞安陸州為承天府命巡撫顧璘修  
誌徵諸名士王夢澤顏子喬等纂輯進呈不稱  
旨報罷給事中丘岳請重修勅閣臣為之嘉靖四十  
五年告成賜名承天大誌擢岳禮部侍郎臣得  
恭誦乃輿府誌非承天誌也隆慶元年岳以考察  
去官

### 大禮

永嘉議禮佐成聖孝是也及修大禮全書身為  
總裁上疏曰元惡寒心羣奸側目元惡者指楊石  
齋父子也夫大禮只是議論不同其心亦惟戀  
於孝宗之無後而爭之強叩門伏哭失於激為  
可罪耳乃曰奸曰惡不已過乎乘時僥倖之人放  
潑無忌致世宗含怒一時被譴諸臣終身不復  
收錄推其餘波忠直之受累者多矣  
方獻夫霍韜又言主為人後者莫甚於宋之司馬



光光又沿王莽之說惑人最盛請命纂修官考訂以洗羣疑上從之由此言之司馬公亦當稱元惡矣

兩淵

嘉靖五年丙戌三月天台縣起復知縣潘淵進嘉靖龍飛頌內外六十四圍五百段一萬二千章效蘇蕙織錦迴文體上以其文縱橫不可辨識使開寫正文以進是時請建世室者有監生王淵其事既行淵從選人得主簿為上官所笞上書自言

擢上林苑右監丞進

世廟頌京師人為之語曰

兩淵有兩口口濶大如斗笑殺張羅峰引出一羣狗人之獻諂如此當時議大祀者既得逞志雲湧蜂起為所欲為者何所不至真世道一大更革之會也

豐熙以學士爭大祀捍張桂詔獄廷杖謫戍而其子坊請贈獻皇廟號稱宗並享上卒用其言稱睿宗入太廟然坊已考察卒不用狂而貪客死雖有才名善書何以見學士於地下



善逐好

諸臣因人礼驟進而夏桂洲議郊祀分合得首揆  
汪鏜譏及民間奢侈正喪葬服式之制得冢宰人  
之善逐好如此

大獄

李福達一獄張桂為政仗郭勛報怨朝士四十餘  
人皆被杖黜福達父子獨得無恙刻 欽明大獄  
錄頒天下後郭勛下獄死而福達之孫同踵妖術  
行徐溝洛川間自言為大唐子孫當出世安民撫

按捕下獄查刻大獄錄姓名來歷一一相同同依  
律處斬都御史龐尚鵬題准同殊死福達剖棺斷  
屍其族皆覆又迫論桂萼張璠之罪天下快之

秘書

中秘書在文淵之署約二万餘部近百萬卷刻本  
十三抄本十七入直者辰入未出凡五楹中一楹  
當梁拱間豎一金龍柱 宣廟嘗幸其地與閣臣  
繙咨詢問故置示史臣不得中立設座云然臨幸  
益稀至今絕響其書乃秦漢至寶屢購所積不得



移出今不知何如聞往往有私竊而出者此繫  
神廟初年沈晴峯太史所記乃弘治五年大學士丘  
濬上言我太祖高皇帝肇造之初庶務草創日  
不暇給首求遺書於至正丙午之秋攷是時猶未  
登寶位也既平元都得其館閣秘藏而又廣購  
於民間沒入於罪籍一時儲積不減前代然藏蓄  
數多不無亂雜積歷年久不無鼠蠹經該人衆不  
無散失今內閣儲書有置書目有簿皆可查考乞  
勅內閣大學士等計議量委學士并講讀以下官  
數員督同典籍等官撥與吏典班匠人等逐厨開  
將書日一一比較或有或無或全或缺所欠或多  
或少分為經史子集四類及雜類書二類每類  
若干部部若干卷各類總數共若干要見實在的  
數明白開具奏報又以木刻考校年月委官名銜  
爲記識於每心之末立為案卷永遠存照竊惟天  
下之物雖奇珍異寶既失之皆可復得惟經籍在  
天地間為生人之元氣紀往古而示來今不可一  
日無者無之則生人貿然如有真途中行已其



所關係豈小小哉民庶之家遷徙不常好尚不一  
既不能有所廣儲雖儲之亦不能久所賴石渠延  
閣之中積聚之多收藏之密扃鑰之固類聚者有  
掌故之官闕略者有繕寫之吏損壞者有修補之  
工散失者有購訪之令然後不至於汩瀾散失爾  
前代藏書之多有至三十七万卷者今內閣所藏  
不能什一數十年來在內者未聞考校在外者未  
聞購求臣恐數十年之後日漸消耗失今不為整  
治將有後時無及之悔伏望體 聖詔求遺書之

心任五世斯文在茲之責毋使後世志藝文者以  
書籍散失之咎歸焉不勝千万世儒道之幸  
合二說觀之是何前之少而後之多多且過三十  
倍豈 累朝購求所積抑每部添副幾部與一切  
類書文集俱收入充數而然耶是惟閣人臣能考  
之  
自古藏書之所非止一處漢有東觀蘭臺鴻都等  
處唐有秘書監集賢書院等處宋有崇文館秘書  
省等處我 朝稽古定制罷前代省監館閣掌書



之官併其任於翰林院設典籍二員凡國家所有古今經籍圖書之在文淵閣者永樂中遣翰林院修撰陳循往南京起取本閣所貯古今一切書籍自一部至有百部以上各取一部北上餘悉封識收貯如故

### 南院書籍

南翰林院原有二大書櫃舊冊充佚皆且國初儒臣進御之稿如邊防一本發出擬議則查某地某朝如何形勢如何處置今則合當如何料理仰俟

聖裁有累至二三四幅者未署云臣某進其他錢穀刑名等項亦如之而進退人才則又密封稿中皆塗去姓名防洩漏也呂巾石先生來掌院輯為若干卷將付梓會轉官携歸毀於火真可惜也

### 圖書之厄

隋亡禁內圖書湮沒唐興募訪稍復出藏秘府張易之奏天下善工潢治密使摹骨殆不可辨竊其真藏於家既誅悉為薛稷取去稷敗惠文太子範得之卒為火所焚



王涯家書多與秘府侔前世名書畫必厚貨鈎致  
或私以官鑿垣內之重複周固若不可窺者及敗  
為人剔取奩軸金玉而棄其書畫於道無敢有拾  
者

### 內庫銀錢

國朝內庫以甲乙丙丁戊為号而不及己戊茂也取  
貯物盈滿之意已已也止也從此漸耗故避不取  
然勢亦有所必至矣

上江部用銀千以上者題請南自百以上即題然  
亦未嘗數也

錢一緡計一千值銀一兩唐鹽利四十万緡劉晏  
為轉運使至大曆末六百餘万緡以絹代錢者每  
緡加錢二百以備將士春服其日每貫者八百五  
十文為一貫今大明律與之迥異

### 桐漆園

南京漆園設百戶二員甲軍一百余名授園百戶  
一員甲軍一百余俱三年撥人匠採取不過二百  
斤桐園百戶二員甲軍二百四十名每年採取得



油止一百五十斤 聖祖豈虛設為此無益之費  
有深意焉亦寓兵於農之意也

司牲所

養羊三百六十餘隻每隻黑豆八合草一觔牧羊  
軍一百二十名官吏二名五年內支過黑豆二千  
八百餘石每石價四錢二分該銀一千二百餘兩  
草二萬四千餘束每束價二分該銀五百餘兩米  
八千八百餘石布花銀七百餘兩支數如此費十  
而用不得一光祿卿趙錦奏免

乾明門貓十二隻日支豬肉四斤七兩肝一副刺  
蠟五箇日支豬肉十兩羊二百四十七隻日支菜  
豆二石四斗三升黃豆三升二合西華門狗五十  
三隻御馬監狗二百一十二隻日共支豬肉并皮  
骨五十四斤虎三隻日支羊肉十八斤狐狸三隻  
日支羊肉六斤文豹一隻支羊肉三斤豹房土豹  
七隻日支羊肉十四斤西華門等處鴿子房日支  
菜豆粟穀等項料食十石一日所用如此若以一  
年計之共用豬羊肉并皮骨三萬五千九百餘斤



肝三百六十副菜豆穀粟等項四千四百八十  
石此弘治初年事正德中不知增幾倍嘉靖初量  
減今又不知如何矣

西苑豹房蓄文豹一隻役勇士二百四十人歲廩  
二千八百金石又佔地十頃歲租七百金此皆供  
內臣侵牟影射之資又聞內馬監蓄馬甚多馬料  
甚豐其弊尤甚每至有餓死者夫御馬蓋備聖  
上不時出入之用考祖訓每門置馬一二匹鞭  
轡皆備以供不時出入之用國初不得不如此

景泰初出御廐馬載砲車今太平已久主上深  
居不出一步蓄此何用此皆可減而人臣所不敢  
言者推此類國家虛費何極財安得不匱而民安  
得不窮乎

### 鈔稅

國初止收商稅未有船鈔宣德間始設鈔關凡七所  
河西務 臨清 九江 濟寧 淮安 揚州  
杭州內臨清杭州兼權商稅本色歸內庫備賞賜  
折色飯太倉備邊儲或本折輸收或有增減累經



酌議後改錢鈔折銀備船料初用御史正統間取  
回令原設官收受嘉靖四年設正陽鈔關專備高  
墻庶人供給八年革

### 免稅

太祖以應天鎮江池州太平寧國五郡興王之地勞  
民可念時免糧稅然詔中必云除刁頑不行倉完  
備及多料善民本戶糧長秋糧不免外其余云云  
嗟乎今之免者乃皆刁頑之類而良民不免太失  
初意矣

### 鹽政

蜀鹽出於井井之大僅可如竹号日竹井鑿之五  
六十丈得澹水至百丈始得鹹鑿甚艱入甚深汲  
甚苦有鐵釘漕釘刮筩吞筩等制織悉俱備非若  
池塩海塩之易煮也

國朝禁私鹽買官塩而又賦民塩課鈔想亦謂私  
塩之不可盡絶也聞順天府每歲註 皇上課鈔  
一名蓋 祖制以天子為百姓榜樣未知果否  
京官原有食塩後頗累及充役支解者陸五臺言



於太宰嚴文靖公革去惟戶部如故據此當是嘉  
靖年間事然者之弘治年間始革各衙門食塩惟  
十三道如故而余在京拜一同年官臺中者見有  
送到官塩一引則前說似未可據並存之  
宋姚寬監台州杜瀆塩場日以蓮子試滷擇蓮子  
重者川之滷浮三蓮四蓮味重五蓮尤重蓮子取  
其浮而直若二蓮直或一直一橫卽味差薄若滷  
更薄卽蓮沈於底而煎塩不成閩中之法以雞子  
桃仁試之滷味重則正浮在上鹹淡相半則二物  
俱沈與此相類

杜中立為義武節度使舊徃車三千乘歲挽塩海  
濱民苦之中立置飛雪將數百人具舟以載民不  
勞而軍食足飛雪二字妙妙

### 白糧

成化以前解戶上白糧及各物料戶工二部委官  
同科道驗收解戶不與內臣等見面故軍校不得  
脅勒內臣不得多取小民亦不至虧害及成化以  
後部官避嫌各款糧料不肯驗收俱令小民運送



內府而害不可勝言矣

糧長之害李康惠疏之最詳曰家有千金之產常  
一年即有乞丐者矣家有壯丁十餘當一年即為  
絕戶者矣民避糧長之役過于謫戍官府無如之  
何有每歲一換之例有數十家朋當之條始也破  
一家數歲則沿鄉無不破家者矣讀其言真堪流  
涕糧長既革里長受累均田所以救其窮也若有  
乘除而豈一人能與其力紛紜者可以思矣

馬價

太僕寺馬價隆慶年間積一千餘萬萬曆年間節  
次兵餉借去九百五十三萬又大禮大婚光祿寺  
借去三十八萬而零星宴賞之借不與焉至四十  
二年老庫僅存八萬兩每年歲入九十八萬餘兩  
隨收隨放支各邊年例之用尚不足且有邊功不  
時之賞其空虛乃爾真可寒心不費者十之其  
幾國果品百十

正統年間凡遇祭祀并筵宴茶飯等項茶食果品  
俱係散撮天順年間始用黏砌加添數倍成化初



年有旨裁革弘治中凡遇奉天殿并先師孔子祭祀果品俱用二尺盤黏砌每盤高二尺用荔枝圓眼一百十斤以上棗柿二百六十斤以上其餘祭祀雖以次遞減然所費已不貲矣十七年題准四方災傷頗重宜從減損凡一應祭祀除奉天殿并先師孔子用尺四盤其餘以次遞減俱照舊散撮其大善殿漢經等廠大庖厨等處朔望七九供養用各色果品每歲通計九万四千九百餘斤亦量減

糴販

王大司馬見菴象乾為宣府叅政知塞上粟將踊貴先借帑金二萬糴而息之凡再三得息金三万兩羨粟萬六千石此所謂治國如家者推之九邊皆可行

黔中販塩於蜀販魚於楚每各銀万五千金其得息万五千金以資軍餉取息商賈事也可資軍實此起於撫臣郭青螺備極苦心然其法創於劉宴周文襄公踵行之本之則管子之術也而說者訾



郭自行私販寃哉人之昧心如此縉紳不得辭其責  
國初救荒事例原有開礦一節泰陵禁止成化年間太監秦文又起此端給事中徐忱和之至神皇其說大行徧天下矣  
包孝肅爲三司使凡筦庫供上物舊皆派之列郡積以困民公爲置場和市民得免其擾

農蠶

中國耕田必用牛以鐵齒把土乃東夷僭羅國之法今江南皆用之不知中國原有此法抑唐以後倣而爲之也  
俗有占米之稱不曉所本問之亦無能言者蓋宋大中祥符間遣使至占城國取種三万斛并樹藝法傳入中國自是始有占稻其名曰冬占五十日占三十日占等數十種云  
不種而獲曰穰



荒田開時先種芝蔴一年後種五穀蓋芝蔴能敗  
草木之根也

蜀中稻熟時蚱蟴羣飛田間如小蝗狀而不害稻  
然能嚙人

江南人食錢江以上米及外江秈米多疾涎結滯  
仍取南米食之卽愈然彼處人自食之則不覺蓋  
人與地與穀各有配也  
近年農夫日貴其直增四之一當由務農者少可  
慮可慮

瓊州田禾三熟蠶絲八登

湖地宜蠶新絲妙天下每蠶忙時必有小鳥連叫  
曰澈山看火其聲清澈可聽蠶畢則止餘地無之  
蠶室煖育者倦極常有火患作繭用柴帚以禾草  
為之長尺有咫大可一握散布登蠶其上有至二  
三重者名曰上山

湖絲惟七里者尤佳較常價每兩必多一分蘇人  
入手卽識用織帽段紫光可鑑其地去余鎮僅七  
里故以名有卽其地載水作絲者亦只如常蓋地



氣使然其初收也以衣衾覆之晝夜程其寒煖之節不使有過過則有傷是為護種其初生也則以挑葉火炙之散其上候其蠕蠕而動戢戢而食然後以鷲羽拂之是為攤烏其既食也乃熾炭于筐之下并其四周剉桑葉如縷者而謹食之又上下抽番晝夜巡視火不可烈葉不可缺火烈而葉缺則蠶饑而傷火致病之源也然又不可太緩則有漫漶不齊之患矣編經曰蠶薦用以圍火恐其氣之散也束結曰葉墩用以承刀惡其聲之著也

是為看火食三四日而眠眠則擿眠一二日而起起則餽是為初眠自初而之二自二而之三其法盡同而用力益勞為務益廣是為出火蓋自此蠶離于火而葉不資于刀矣又四五日為大起大起則薙則分箔薙早則足傷而絲不光瑩薙遲則氣蒸而蠶多濕疾又六七日為熟巧為登簇巧以葉蓋曰貼巧驗其猶食者也簇以藁覆曰冒山濟其不及者也風雨而寒則貯火其下曰炙山晴暖則否三日而關戶曰亮山五日而去藉曰除托七



日而采親為落山矣凡蠶之性喜溫和與惡寒熱大寒則悶而如火太熱疏而受風蠶房宜卑卑則溫蠶簇宜高則爽又其收種時須在清明後穀雨前大起須在立夏前過此不宜也至于桑葉光宜乾而忌濕少則布挹之多則箔晞之能節其寒煖時其饑飽調其氣息常使先不踰時後不失期而舉得其宜一時任事諸女僕又相興起率勵咸精其能故所收率倍常數傳者始而驚中而疑終而信也其後益加講求為法愈密所產益良前後

幾二十年歲無敗者特謂得養蠶術焉

### 蠶報

湖之畜蠶者多自栽桑不則豫租別姓之桑俗曰秒葉凡蠶一勛用葉百六十勛秒者先期約用銀四錢既收而償者約用五錢再加雜費五分蠶佳者用二十日辛苦收絲可售銀一兩餘為綿為線矢可糞田皆資民家切用此農桑為國根本民之命脈也我郡在在有之惟德清尤多本地葉不足又販于桐鄉洞庭價隨時高下倏忽縣絕諺云僊



人難斷業價故裁與秒最為穩當不者謂之看空  
頭蠶有天幸者往、趣之余隣家章姓者豫占桑  
價占賤卽畜至百餘觔凡二十年無爽白手厚獲  
生計遂饒鼓樂賽謝以為常一日賽畢有婦人矮  
而肥白求齋卧于地不肯去其家內外醉飽得意  
甚厭之叱曰亟去毋得聒擾則亦曰我與汝曾祖  
母有連歲為汝心卜助生計不啻足矣一齋何有  
而慳至此蒲蔔將入門衆恚甚蹴之忽不見且駭  
且疑其佛堂忽有聲曾祖母牌已裂為二蓋祖母

故好善每見裸蟲必致煖處護其生俟生翼翔去  
乃已沒已數十年矣矮婦之祥或在于此以後卜  
吉而畜者其價每每相左初猶得失半後失者居  
多最後價騰十倍棄其蠶于水家亦隨耗矣

蠶母傳

吳匏菴集

蠶母者蜀之魚鳧人也不知其世次所自出相傳  
黃帝時有神自天降女身馬首人以其狀憐、然  
也号曰蠶母母為人柔婉有婦道以其醜也嫁久  
不售母雖婦人而有經綸之志嘗曰使吾得志可



大庇天下寒士俱懽顏也自此管葛時人莫之許  
會黃帝時西陵氏位長秋後宮之屬未備母以布  
衣進于帝曰妾願以其不才之身克下陳執筐筥  
帝曰汝何有對曰妾無有也使一旦得備箕箒顧  
願捐吾軀剗吾腸以報方今黑帝起北方為嚴刑  
以肅殺天下陛下用妾經營之可不戰漸消三年  
之後變隆冬為陽和如妾之意且欲為陛下定禮  
樂上衣下裳山龍華蟲宗彛藻采以黼黻皇猷使  
天下覩文明之治可乎帝大悅遂以屬后曰是所  
謂王臣蹇々匪躬之故者也母有巧思而拙于自  
防后寵日甚而後宮皆妬之曰是所謂蛾眉不肯  
讓人者耶母日侍后三俯三起帝憫其勞也封為  
長桑君母嘗請於后曰妾侍巾櫛食思多矣後當  
吐而還之居無何其種滋殖后視之如已出親為  
之浴上賜洗兒錢既而卜三宮世婦之吉飼之密  
室既成厥家世婦以見於后肌肉玉雪衣裳縞然  
后竦然改視為副禕禮之既而有譖之者曰母小  
人也避涼附炎且其性殘虐拯物多矣后怒請帝



加炮烙之刑帝曰吾聞惡不善如探湯請以試之  
母怡然受之不變徐曰吾固願刳吾腸以報雖就  
鼎鑊其甘如飴后愈怒於是聚其族抽其筋以頒  
賜天下既而悔曰不可使母無嗣乃留其子子遂  
飛去自相夫婦其類益蕃至周文王時求其子得  
之蜀封以五畝之宅使食邑焉至以其功配后稷  
曰此二人者不可一日無者也其後歷代帝王莫  
不崇尚而后與夫人嘗禮之以為天下乞及尹鐸  
為晉陽欲遵以為治簡子不可乃止其後秦用之

卒滅六國。

續傳

母蜀之蠶叢人後徙于湖自洪荒時孕月精而生  
生凡二種其一曰禾公宅于土負慙泊泊然自長  
自化人拾而吞者克饑日三四進不能捨至倚為  
命后稷氏主之一宅于樹慙々然有頭目嘴微黝  
多足而肉身上下渾圓隣于長桑因食其葉号曰  
慙母黃帝氏主之方生時纖細而裸數甚繁亦隨  
人意聽其多寡性不喜風坐密室加煖則滋蕃育



旬日間三覺三眠覺則食綠葉細細環轉至盡晝  
夜不少停薨薨有聲獨避其梗久之肥白狀如水  
晶一日自請于帝曰妾素有經綸之志比玄冥氏  
歲、挾大風示威妾雖辱能禦之彼以粟吾以溫  
彼以勁吾以軟差足相勝况久食大官乘輶自效  
此其時矣帝曰相從久未忍舍汝投荒也然母性  
時急時嬾不自持邑邑請老帝曰凡養者必有以  
用日來遇汝厚皇后親率六宮保汝長汝寢不得  
安食不得下咽上林之樹盡禿而遽舍朕辭去可

乎曰固也必有以報然非獨辭而已將丐陛下  
一  
枝之穩自相結聚以基太平之業且陛下血戰數  
十年涿鹿之功最大及今製黼黻文章光運中天  
而妾亦得與禾公並耀功烈不亦可乎帝曰然則  
何計而可因進曰陛下柴望之餘儘有餘束願斷  
之長尺有咫置妾于顛重累可三可四妾願盡吐  
胸中所有團為雪宮投之沸湯中看有細而浮者  
引之掛于軸軸轉不休麗盡則止惟陛下所用而  
妾殘軀或委糞土或飼鳥獸皆無所惜帝憮然從



之而皇后深念宮中克下陳者甚多如毋靜而不  
喧婉而不嫗盤旋不啗且互枕籍不苦凌壓即好  
嚼祇木葉樹芽無腥膻滋味之奉一旦盡族靡爛  
大可憐乃留十之一置楮上次日生子纍：不知  
其數又挾二翼栩栩欲飛或曰此蛾眉也行且惑  
人后疑之然見其臃腫烟粉零落度非帝所喜置  
不復較而收其子藏之曰此又來歲上林之蠹也  
于是灑掃官內外置酒酣宴行賞而帝一日視朝  
取軸示羣臣太史院進奏夜來文星見一經一緯

牽牛織女指日渡河帝唱然曰昔憐母常有此言  
恨不留之聽其虞淵以沒也語未既軸上發白光  
貫斗長經天殿門外警然有聲女祥人苒：而下  
自稱曰孫襄俯伏衣皆渾錦無痕奏狀請軸而觀  
曰此臣母家所毓也以瑩潔無纈為體五色變化  
為用被方方包<sup>纍</sup>纍萬彙為功業而又飯本于素：  
者質也天體也君道也臣道也今陛下庶昌期開  
太素臣請得受而絡之緒之勒以抒貫以梭提以  
玉甲覆以晴雲七日畢工以獻如期帝大集廷臣



召入捧几而上時西域貢昆吾之剪東海進冰綃  
之筋女媧氏方煉補天之石卽以命之躑躅隨手  
而成太陽在左太陰在右山龍華蟲各以次列會  
南郊帝齋宿五鼓起披之上衣下裳露冕執大圭  
肅拜香氣凝霧洋、臨格禮成還宮肆赦盡發餘  
軸賜丞相以下各有差次日兩廂父老進請分餘  
縑祀為神世、脩職貢許之于是與后稷氏大會  
議封爵禾公曰穀城君賜姓米憐母曰錦城君賜  
姓文秩比上公祿万石禾之第曰黍麥豆稷粟憐

之弟曰綿葛褐苧蔴爵次之祿五千石其族散處  
四方皆遍民得依倚出入通祀于家曰司倉之神  
曰司篋之神以多為貴陳陳相因而不者一粒一  
絲無所著議者或有不均之嘆乃二人實無趨避  
意曰我為勤者所得又其若惰者何于是衆協然  
趣之每歲大豐而冠帶衣履獨江南甲天下



